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之十三

述懷下 病附

律詩五十二首

夔府書懷四十韻

昔罷河西尉初興薊北師

朱曰公召試集賢授河西尉不拜而安祿山反鮑明遠詩有出

自薊不才名位晚

朱曰事見詩年譜○蘇曰鄭洗不才此門無遠見致此名位迺晚誤被恩私

敢

恨省郎遲

趙曰嚴武再為東西川節度辟公為參謀方為尚書工部員外郎

皂從崆峒日

朱曰見常思仙仗過崆峒詩注○趙曰肅宗幸平涼公為左拾遺扈從乘輿矣

端居灩澦時

朱曰謂居夔州也灩澦

夔州灩澦在瞿塘江中故言夔

萍流仍汲引樗散尚恩

慈

鄭曰散蘇早切○朱曰萍之無根任漂流也樗散莊子樗櫟不材而壽者公自言蹤迹萍流仍為人汲引嚴公辟請也不材

猶蒙恩謂除京兆功曹不赴也○蘇曰孔融以樗櫟不才尚賴因慈之厚也

遂阻雲臺宿

朱曰一宿也後漢鍾離意傳樂於家貧為郎常獨直言上無被披止食糲糲帝夜入臺輒見松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大官賜尚書以下朝

夕食給幃被皂袍及侍史二人○趙曰公以病不得歸直也雲臺南宮臺名乃顯宗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是也

湛露詩

朱曰湛露詩子夏諸侯詩

翠華森遠矣

朱曰南都賦望翠華威蕤○趙曰翠華者天子

常

旗也

白首飈淒其

朱曰謝靈運詩懷賢亦淒其

拙被林泉滯生逢酒

賦欺文園終寂寞

朱曰司馬相如拜為孝文園令

漢閣自磷緇

閣見但取不磷緇注

病隔君臣議

朱曰公以病辭名

慙紆德澤私

不參預國論徒荷私恩也

揚鑣驚主辱

朱曰漢書主辱臣死○趙曰鑣者馬銜也

拔劍撥年衰

杜稷經綸地

朱曰時方艱難有賴於經綸也○趙曰公忠義之心為之憤怒乃拔劍慷慨以撥遣年衰也

雲際會期

朱曰後漢成能偶風雲之會

血流紛在眼

朱曰謂方事戰爭也○趙曰揚子川

谷流人

涕泗亂交頤

鮑曰下和江玉於楚山下三日三夜淚盡繼之以血黃祖涕泗交頤仰天不能

告公自喻

四瀆樓船泛

朱曰見太常樓船聲報嘈注○趙曰樓船大舟所以載兵所以運糧莫有樓船

不見用也

中原鼓角悲

朱曰人心悲憤故賊壕連白程有長秋白

鼓角之聲亦悲爾

賊壕連白程

朱曰左傳



狄戰瓦落丹墀朱曰後漢昆陽屋瓦比日落先帝嚴靈寢朱曰靈一作

言肅宗也。空虛其寢舊作虛寢非。宗臣切受遺朱曰肅宗何傳

師曰言肅宗收京修寢廟也。恒山猶突騎朱曰恒山河北遼海競

張旗朱曰遼東也田父嗟膠漆朱曰見天下朋行人避蒺藜

趙曰膠漆所以為弓。誅求之多則田父以供輸為嗟也。鐵蒺藜所以禦馬所在布蒺藜於地而行人避之。周易據于蒺藜。蒺藜言行道梗澁如

蒺藜之害。惣戎存大體朱曰惣戎元帥也。時代宗為帥。○蘇

敵使節制。降將飾卑詞。楚貢何年絕。負苞茅不入見閭何

諸節度入朝。蠶堯封舊俗疑朱曰堯有可封之俗。○蘇曰作

喜口號詩注。堯封舊俗疑辨孟子云堯舜之民比屋可封

樂紂之民比屋可誅。信如此說則堯時諸侯長吁翻北寇趙

滿天下。樂時大辟徧四海。故公所以疑之。長吁翻北寇趙

指言安一望卷西夷趙曰今有西夷之禍不必陪玄圃

趙曰言已身以誓不必在朝列也。葛仙傳曰崑崙一曰玄圃。仙人所居耳。○鄭曰淮南子崑崙山去地萬一千里。上有層城九重。咸

又陪之為懸圃。超然待具茨朱曰莊子徐無鬼黃帝將見

之野。七聖皆迷。遇牧馬童。子問塗焉。在滎陽密縣東。凶兵鑄農器朱曰凶一作休。老

人不得已而用之。○趙曰公之望大講殿闢書幃朱曰東方朔

平如此傳所謂銷鑄劍戟為農器也。講殿闢書幃朱曰東方朔

書囊為殿幃。廟筭高難測朱曰廟堂之筭筭也。高難天憂實在

茲趙曰天子之夏一每在此耳。故後篇云形容真潦倒朱曰愁康

獨使至。尊憂肝食。諸君何以答升平。使者分王命群公

各典司恐乖均賦歛不似問瘡痍朱曰喪亂之際。公私

之司必未至於均賦歛問。萬里煩供給蘇曰張華出師萬里孤

城最死思趙曰孤城指言夔州公雖寓綠林寧小患朱曰

劉玄傳諸二命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綠林雲夢欲難追

山在今荊州當陽縣東。○詩曰謂荆楚復亂也。雲夢欲難追

朱曰韓信傳信初之匡行縣。三陳兵出入有告信欲反。書聞上患

之用陳平謀為遊於雲夢者。信果來朝。遂擒以歸。○趙曰憂藩鎮

為壽也。即事須骨膽。難思有以報兵。出入嘗膽。蒼

生可察眉。無一遺。蘇曰東方朔言蒼生喜樂。其眉事可察

猶集鳳。蘇曰議一作義。蜀都賦。議毀爵堂。蘇曰正觀是元

龜。蘇曰言欲求治。當以正觀為元龜也。龜言有先知之靈。爾。趙

除上而陳之。但以此。處處喧飛。檄。蘇曰左太中詩云。邊城若

常。一朝廷。家家急競。錐。蘇曰江淹書云。競錐刀之利。蕭車

安不定。蘇曰漢蕭育。德哀帝南郡。多盜賊。拜育為太守。以育者

賊為害。朕甚憂之。以太子感。信素著。故委之官。其為民除害

使下何之。蘇曰蕭望之為郎。常有飛蓬。道車飛。并司馬相如為

疎墳籍。蘇曰後漢嚴光。披羊裘釣澤中。後人名其。耕巖進弈

碁。蘇曰揚子谷口。鄭子真不誦其志。耕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

則以鄭子真自比。蓋鄭子真耕于品谷。地蒸餘破扇。蘇曰司空

之下也。疎墳籍。進弈碁。乃閑曠而然。趙曰王仲宣七哀詩。西京亂無

風土。破扇嘗不釋手。文。暖更織。締。蘇曰前覽物詩。所謂形勝

趙曰以夔之。豺。蓬。哀。登。楚。蘇曰王仲宣七哀詩。西京亂無

回首望長安。趙曰乃是荆州之樓。麟。傷。江。象。屋。蘇曰史記

此謂楚哀登楚者。哀登楚之人也。麟。傷。江。象。屋。蘇曰史記

侍獲麟。孔子見之。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我知夫。公道不行於

時。故非歎若孔子之見麟也。趙曰孔子之生。其父母禱之於屋

丘。故名丘。字仲尼。而傳記又。衣冠迷適。越。蘇曰言欲離變而

載孔子之首象其山。故公云。藻。繪。憶。遊。睢。蘇曰睢水也

米。適。越。莊子曰。宋人資章。用而適。藻。繪。憶。遊。睢。蘇曰睢水也

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也。藻。繪。憶。遊。睢。蘇曰睢水也

文章故名績水又九州要記曰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朝御服出焉尚書所謂厥篚織文者也李善曰睢渙二水之名其與能織藻繪錦綺天子御服出焉○趙曰睢水在南都昔之宋州也公少年嘗遊故云憶也

賞月延秋桂朱曰沈休復入山中咸可悅賞逐四時移春光發體首秋風生桂枝○趙曰二秋皆秋佳也而非八月不足以當之故定此篇為八月作也為其當秋延賞故**傾陽逐露葵**朱曰曹子建表若葵藿之傾太陽**大庭終反撲**謂

幸天下之治平反淳復朴也大庭氏在莊子與赫胥氏栗陸氏相連大率至德之世也舊注便安排作神農之別號非是**京**

觀且僵尸朱曰翟方進傳詔曰古者伐不敢取其屍觀其屍以懲淫慝此左傳載楚

莊王**高枕虛眠晝長歌欲和誰**朱曰左大中哀歌和**南**

宮載勳業朱曰後漢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凡百慎交綏**

朱曰左傳交綏而退○蘇曰此兩句深戒大臣及諸將欲功成圖像當以文綏為慎勿輕使志之不堅而後可也○師曰自釣願以下乃子美自述頃陽逐露葵言慕君也綏乃車綏慎乃綏當以兵為可戒

秋日荆南述懷二十韻

昔承推獎分媿匪挺生材遲暮宮臣忝朱曰陸機詩艱

危衮職陪朱曰詩衮職有闕○趙曰公自言**揚鑣隨日馭**

鄭曰鑣悲驕切馬銜也**折檻出雲臺**朱曰朱雲折檻顯宗畫二十八將於雲臺見致君丹檻折○趙曰言

諫諍不合帝意而出也**罪戾寬猶活干戈塞未開**鄭曰塞悉則切○趙曰上欲誅南頓

張鎬救之而免言一出**星霜玄鳥變**朱曰古詩玉衡指孟冬之後干戈日相尋也

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趙曰**身世白駒催**朱曰古詩王衡指孟冬玄鳥燕也星霜之中見玄鳥變則不一其年矣

朱曰莊子知北遊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釋文白駒或云日也○邵本作隙張良願弃人間事學道輕舉曰后強食

之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向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食又斷生往說魏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師古曰言其速疾也白駒謂日影**伏枕因超忽扁舟任往來九鑕巴噀火**鄭

也**際壁隙**朱曰蘇困切○朱曰語鑕燧改火後漢蘇巴噀酒救蜀火謂之巴噀火則蘇巴所噀之火以形容其在成都及東川及夔州凡在蜀地

者九遇**三執蠶祠雷**朱曰易龍蛇之蟄楚詞雷田貞貞兮雨其清明

清

下峽年月詩中可見其曰九嶺已隳火三熱楚祠雷則往來兩川
九年在夔州三年可知也趙曰公以八月在夔在江陵是為雷
之三熱矣雷以三月而奮而以八月而蟄也謂
之楚祠雷則楚人所祠之雷蓋楚人好祠祭也

昭王問不廻洙曰僖四年傳齊侯之師侵蔡蔡潰遂
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

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蛟螭深作橫
蘇曰蛟螭深作橫蘇曰

孟豺虎亂雄猜趙曰兩句因託以興焉蓋是時有
政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已矣浮名安在哉蘇曰李膺前輩浮名安在爭如一罇醇
醪斷送歲月何苦區區計較利名耶

烏曲怨憤庭鶴舞摧頽洙曰琴烏由烏夜啼也吳人舞白鶴
於市趙曰其所外憤寄之琴

秋水漫湘竹洙曰湘妃揮淚
灑竹竹皆班

陰風過嶺洙曰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
曰猛虎在深山白獸震恐及

梅洙曰大庾嶺多
梅人號梅嶺苦搖求食尾洙曰見浩鴻報因珠注三
秦記江母集龍門魚登者

常曝報恩腮秦記江母集龍門魚登者

結舌防讒柄探腸有禍胎鄭曰
探他

蒼茫步兵哭洙曰阮
籍為步

飢籍家家米鄭曰

展轉仲宣哀趙曰仲宣王粲也以
避難流離作七哀詩

愁徵處處盃休為貧士嘆任受眾人咍得

喪初難識榮枯劃易該差池分組冕合魯起蒿萊不

必伊周地皆登屈宋才洙曰登一作知伊
尹周公屈原宋玉

漢庭和異域洙曰前漢匈奴傳贊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遭平城
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與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

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材力
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屢被其害

將帥惛然嘆息思古名臣此晉史拆中台洙曰晉中台
拆而張華誅霸業則和親無六已狀之明効

尋常體宗臣忌諱災趙曰中國之於夷狄甘心於和親此霸
業尋常之體也而大臣充使或留或誅

則宗臣以為忌諱矣群公紛戮力聖慮皆徘徊鄭曰宵伊鳥反深目也數見

銘鍾鼎銘曰季武子作林鍾之真且法斗魁朱曰隋志

七為杓願聞鋒鏑鑄朱曰賈誼過秦論秦收天下之兵聚之

下之民。趙曰家語顏回云願鑄劍戟以為農器莫使棟梁摧朱曰衛玠卒謝琨哭之

曰晉陸玩拜司空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矣索盤

酒著柱間祝曰當今之木以尔為柱石之目莫傾人梁棟

石圭多剪朱曰漢封子弟盤石之宗凶門轂少推朱曰馮唐

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修可曰唐李衛垂旒資穆穆

公對唐太宗曰古者命將受鉞鑿凶門而出赤

朱曰禮天祝網但恢恢朱曰成湯祝網老子天網恢恢

雀翻然至黃龍不假媒朱曰春秋孔漁圖曰鳥化為書孔子

漢黃龍見于燕。趙曰此言祥瑞也遁甲曰赤雀不見則國無賢

池而漁則應和氣而游於注赤雀王銜書陽精也孫應圖曰黃龍者四龍之長也王者不瀝

池沼此皆為瑞之證矣賢非夢傳野朱曰高宗夢得隱

類鑿顏坏朱曰揚雄傳或鑿坏以通莊子魯君聞顏闔賢白

古江湖客冥心若死灰趙曰莊子心可使若死灰師曰唐

取山甫補衮闕名官子美肅宗時為左拾遺故云陪衮職中又

有不才同補衮備負竊衮衣職曾無一字補謝放三司推門狀云

猥則交職願少禪補皆以拾遺之官同補君闕故也琴錄曰琴曲

有長清短清幽蘭白雪風入松烏夜啼吳古樂府解題云烏夜

啼宋臨川王義慶造也其辭籠窮窳不開烏夜啼夜啼望郎來

明遠舞鶴賦始連軒以鳳隄終死轉而龍躍躡躡徘徊迅騰摧

願聞鋒鏑鑄若家語顏回願鑄劍戟以為農器是也往在詩云鋒

鏑供犁鋤亦此意元注引鑄金人事非也晉陸抗拜司空謂賓客

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矣索酒著地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為

社石之臣莫傾人棟梁史記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此

封若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

虞叔於唐李衛公對唐太宗曰古者出師命將齋三日授之以鉞

推其轂曰進退惟時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君命揚鏹隨日取

謂侍肅宗於靈武也折檻出雲臺謂諫房瑄事見逐華州司功故

云出雲臺也火九鑽雷三蠶則知子美之客巴蜀凡三年矣望帝

乃蜀帝其魂化為杜鵑父老相傳其言不虛故云傳應實子美居

楚地託言昭王不回之事或螭豹虎以喻荆楚盜賊之多自孔融

以來元勳舊德皆擯弃不用而武夫年少多驟遷故子美有得喪

難識榮枯易該之語而下文又言差池分組冕合沓起高萊又言
賢非夢傳野皆託風濫進者多也漢廷和異感言回紇送兵來助
唐宗尚王也晉史并中台言房瑄得罪也霸易尋常體言雜則霸
道也宗已言諱空言宗臣不敢直言也盤石圭多前言廣封同姓
也凶門轂少推言命將多非其人也子美意欲朝廷禮敬大臣寬
大憲網自然朱鳳來黃龍至無使賢人隱遁則天下不約而自平
也隱類鑿金顏
好子美自前

遣悶

地閣平沙岸舟虛小洞房洞房殊未曉使塵來驛道

城日避烏檣朱曰一作烏槍趙曰泊船之與近城日為城暑

雨留蒸濕江風借夕涼蘇曰段瑄泛舟夜聞江風清冷瑄欣

行雲星隱見鄭曰見賢偏反趙曰

螢鑿綠帷徹趙曰

哀箏猶凭趙曰

鳴笛竟淅裳趙曰初聞哀箏猶忍淚凭几聽之而

倚著如秦贅鄭曰贅之切切朱曰賈誼傳秦人家富

氣衝看劍匣朱曰任彦升

妖孽關東臭兵戈隴右瘡蘇曰

時清疑武略世亂踣文場趙曰當時清則以

餘力浮于海朱曰語道不行

百年從萬事故國耿難忘蘇曰辛受老年

端憂問彼蒼蘇曰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二十六韻奉呈湖南親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二十六韻奉呈湖南親

友

軒轅休製律

律曰甫自注云伏羲造琴神農作琴舜彈一弦

歷志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生有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簫以聽鳳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此黃鍾之宮制十二簫以聽鳳鳴其雄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

尚錯雄鳴管

趙曰前所謂十二管用以聽鳳鳴六也猶傷半死心

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根半死半生冬則風雪之所激

名古邈羈旅病年後

陸士衡前路既已多後涂隨年侵

舟泊常依震

湖平早見

參

如聞馬融笛

若倚仲宣襟

故國悲寒望

故國悲寒望

梁陳分故國多喬木空城疑寒

群雲慘歲陰

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

水鄉霾白蜃楓岸疊青岑

蘇曰顧穆洞庭楓

鬱鬱鬱冬炎瘴

朱曰張平子鬱鬱

鼓迎非祭思

語非

彈落似鷓鴣

朱曰賈誼鵬賦云鷓鴣

愁來遽不禁生涯相汨

興盡纔無悶

疑惑尊中琴

沒時物自蕭森

疑惑尊中琴

淹

留冠上簪

朱曰冠簪思大夫之禮也致仕開散者謂之投簪

牽裾驚魏帝

朱曰辛毗諫帝帝怒起

拾遺時諫房瑄不宜發而肅宗怒之也投閣為劉歆注曰見子雲識字終投閣

州司功也狂走終奚適走諸侯門終身必竟奚適乃東書隱三苑

山微才謝所欽安豫願言思所欽吾安藜不糝孔子

不糝藜羹汝貴玉為琛趙曰女古汝字言胡南親友也貴鳥几

重重練鷄衣寸寸針數百針里人畏服述作異陳琳趙曰陳琳

衣即衣如懸鷄之謂哀傷同度信作哀江南十暑岷山葛暑不易言其貧也二三

謙以為述作不能似之見其繳而頭風愈今公自霜楚戶砧楚三月易星霜叨陪錦帳坐漢百官志

為尚書工部員外郎故也郎官賜錦帳綾被久放白頭吟趙曰止以老而吟詠耳白

晚年置妾而作今公借用之也反撲時難過還淳反撲忘機陸易沉日

史記東方朔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文選道勝貴陸沉注无水而沉謂之陸沉應過數粒食日

鷓鴣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得近四知金日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

子知我知是四知遂不受密慙而退春草封歸恨芳不歸春草生芳萋萋源

花費獨尋問桃源宿注轉蓬憂悄悄注曰見生涯獨轉蓬

行樂病泔泔藥行以宣導之漢霍光夫人顯謀毒許后免身

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九飲之有頃泔泔也藥中得無毒乎對曰無遂加煩懣而崩瘞天追潘岳潘岳

有梓二詩懷舊所考矣潘岳西征賦曰天赤子於新安坎洛測而瘞之持危

覓鄧林不量力欲返日影逐之於嶠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

謂不足將走北飲夫澤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弥廣數千里焉蹉跎翻學步阮籍

其故步匍匐而反趙曰公自傷其方隨流俗也感激在知

音趙曰公自傷其無識之者也子却假蘇張舌秦張儀也

期死伯牙破琴絕絃身不復鼓

高誇周宋鐔洙曰莊子說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石為鋒齊岱為鏑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

為鈇矣**納流迷浩汗**洙曰海賦騰湧浩汗○蘇曰孔融子不見東海納萬流浩汗不溢不驚君子之量當

亦如**峻址得嶽盜城府開清旭**蘇曰言諸公在幕府也**松筠起碧**

潯趙曰公自言其舟之所**披顏爭倩倩**趙曰言往披承諸公

待詩云巧笑倩兮**逸足競駸駸**洙曰詩載駸駸駸駸○趙曰以駸馬比諸公也**趙**

鑒存愚直趙曰愚直公自謂也則**皇天實昭臨**洙曰左傳

實開**公孫仍恃險**洙曰後漢公孫述恃其地險眾附有立志

夫莫向公孫躍馬而稱帝劉宗險**侯景未生擒**洙曰侯景

信中原闕干戈北斗深畏人千里井夢符曰右按西山

君弟子施岑種蠶中其股遂奔入豫章城西門外樸泉井中真君

尋井脉追之直至長沙○趙曰蘇氏演義小說載金陵記曰南計

吏止於傳舍間及將就路以馬殘草瀉於井中而去謂無非過之

期不久復由此飲於此井遂為昔時坐即刺喉而死故後人戒之

曰千里井不瀉劉薛夢符**問俗九州箴**洙曰揚雄傳贊曰箴莫

引許真君事非千里井也**戰血流依舊**洙曰見邊城流

之箴**軍聲動至今葛洪**

尸定解洙曰後漢方術傳注尸解者言將登仙假託為尸以解

尸入棺甚輕如空衣**許靖力還任**洙曰蜀志曰許靖字季

也以為尸解得仙**無成涕作霖**洙曰

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決排靖不得齒叙也○趙曰王朗與靖書

曰足下周游江湖以暨南海可謂徧矣如靖之力還可勝任此公

言南征**家事丹砂訣**洙曰葛洪為句**無成涕作霖**洙曰

云伏羲退琴神農氏作琴舜彈五絃樂歌南風之篇有矣○師曰

抱朴子曰予祖擲為汲令注風俗通作汲令應擲以百髮至曰請三簿

杜宜飲酒此壁上有懸赤弩昭於杯中如蛇宜惡之及飲得疾後

擲知之延宣於舊處置酒其見如初因謂宣曰此弩影耳宣疾遂

瘳此乃樂懸傳蛇影事大相類特弓與弩與其莊子載孔子之言

曰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其而南直僚耶文

選詩道勝貴陸沉注無水而沉謂之陸沉史記武帝時齊人東方

朔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當傷弱子亭曰

三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長安壬寅次於新安之千秋亭甲辰而

弱子夭乙巳瘞于亭東故岳西征賦云天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

之是也。按前漢書衛青為大將軍，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定令令秩與大將軍等。自是青日蹇而去，病日益貴，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惟獨任安不肯去。子美是詩首句云：昔在嚴公幕，俱為蜀使臣。又有填荒金石食，恩之語。元注云：嚴公沒後，老母在堂，使君溫清之問，甘肥之禮，名數若己之闈庭焉。太夫人傾逝，又撫孤之情，不戒骨肉，以是攷之，足以見蕭使君如任安之事，衛青有終始之義。元注引與司馬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非是。律所以謂八風，舜琴亦歌南風，阜財解溫。今風疾足見，時律不調，故曰尚錯鳩鳴管。如聞馬融笛，言嚴武死也。若倚冲宣洪，言子美無所依也。鼓迎非祭鬼，巴蜀多淫祀，如事烏鬼之類。昔賈誼困於長沙，忌鵬鳥。今子美亦然，故云彈落似鴉禽，疑惑樽中，言久病也。淹留冠上簪，言不用也。牽裾驚魏帝，諫房瑄事也。子美為房瑄待罪，亦若子雲投閣為劉棻故也。蜀公嘗從雄學，作奇字，既而棻得罪，事逮雄，使老收雄，雄遂投閣。今作劉款，未知所以。謝所欽言，諸公禮待也。十暑岷山葛，言十年在蜀。二霜楚戶砧，言二年在楚。反朴時難遇，言不見治平也。雁過數粒食，得近四知金，言諸公餽食賜金也。春草封歸恨，言不得歸鄉也。源花費獨尋，言尚避亂也。瘞天追潘岳，悼嚴武之亡也。持危覓鄧林，言武之死，朝廷失大材也。子美亦失其故步，而感效在於諸公之知己。葛洪尸定解，以喻武之化去。武以金石得病而歿，故云巢許山林志，子美自謂隱晦而以夔龍期蕭使君。

水宿遣興奉呈群公

魯鈍仍多病

洙曰語參也魯也蘇曰鄭玄魯鈍多病近稍倦書

逢迎遠復迷

須畫字

蘇曰王筮不仕伴狂詐龍耳每說話即畫字後隱嵩山隋文累詔不起

髮短不勝篔簹澤

國雖勤雨

修可曰穀梁傳正月不雨言不雨者勤雨也注思雨之勤

炎天竟淺泥

還積浪

趙曰江雖小而積浪則以炎天水漲也

弱纜且長堤

暮年漂泊恨

趙曰繫之長堤也下句言長安不可得歸耳

行舟却向西

今夕亂離啼

洙曰孔子陳蔡間七日不食藜藿不糝

童稚頻書札

直難齊

洙曰莊子齊物

我行何到此

高枕翻星月

洙曰張景陽此郭非吾城

嚴城疊鼓鞞

風號聞虎豹

洙曰益城賦風號雨嘯

水宿伴鳧鷖

洙曰蜀都賦晨鳧且至候鴈

異縣驚鷺虛往

洙曰

入聞鞞鼓聲○定功

日禮記鼓鞞之聲謹

又苦寒詩虎豹夾路歸

古樂府宅 鄉復異縣 同人情解携洙曰易出門同人 蹉跎長汎鷁趙曰鷁大鳥船首畫

之以驚水神。付 展轉屢鳴雞疑疑瑚璉器 鄭曰疑魚力切。洙曰子

負瑚璉器。夢符曰右按世說謝琨問羊孚 陰陰桃李蹊洙曰

何以器李瑚璉羊曰故當以為接神之器 餘波期救涸洙曰傳二十三

李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費日苦輕齎趙曰言為客

籍嘉樹不成蹊東園桃与李 杖策門闌遂昱曰一本 肩輿羽翮低趙

國者君之餘也莊子外篇車轍中 杖策肩輿言 自傷甘賤役誰憇疆幽棲蘇曰桓簡失意居

有鮒魚曰吾得斗升水可以活矣 杖策門闌遂昱曰一本 浮雲亦有梯

日其所輕齎落於 杖策門闌遂昱曰一本 浮雲亦有梯

杖策肩輿言 自傷甘賤役誰憇疆幽棲蘇曰桓簡失意居

出謂於人矣 自傷甘賤役誰憇疆幽棲蘇曰桓簡失意居

海迹朝中故人零 巨海能無釣洙曰任公 浮雲亦有梯

無眩強幽棲之心 巨海能無釣洙曰任公 浮雲亦有梯

動庸思樹立語默可端倪贈粟困應指洙曰魯肅字子

散以賑窮乏結豪士得鄉邑之心時盧江周瑜為居巢長聞之往

求資糧肅時有米二困各三千斛直指一困與瑜瑜益奇之乃結

美群公能認其貧故有贈粟困應指之句 登橋柱必題洙曰

記云昇遷橋司馬相如初西去題其柱曰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此

橋後果以傳車至其處橋在望鄉臺東南一里管華陽縣。趙曰

上數句公之所負如此蓋 丹心老未折夢符曰右按文選謝玄

不以有求於人而遂屈也 丹心老未折夢符曰右按文選謝玄

素絲涕又古樂府半溪渡曲本則偏伍半一戰殄凶渠制賜文犀

節驛報紫泥書入營陳御蓋還家乘紫車皇恩空已重丹心帳不

交溪嗟有餘 時訪武陵溪洙曰別賦心折骨驚武

官定後戲贈鮑曰天寶十三年八年四十二在京師

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令宰相陳希烈試文章

為希烈刻忌權河西尉不拜改衛率府參軍

不作西河尉淒涼為折腰洙曰陶潛為彭澤令即遣督郵

吾不能為五斗米折 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洙曰老

腰拳拳事鄉里小人 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洙曰老

也謂州縣有趨走之勞故怕率府閑曹得自肆而已。趙曰初授

西河尉辭不行更授率府兵曹。師曰甫自言怕州縣之職趨走

勞頓不若帥府閑 耽酒須微祿狂歌託聖朝蘇曰崔儉狂

曹得以自肆也 耽酒須微祿狂歌託聖朝蘇曰崔儉狂

朝之 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颭趙曰謂須微祿故無復歸

至化 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颭趙曰謂須微祿故無復歸

山之興但臨風回首而已

趙曰謂須微祿故無復歸

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颭趙曰謂須微祿故無復歸

山之興但臨風回首而已

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颭趙曰謂須微祿故無復歸

山之興但臨風回首而已

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颭趙曰謂須微祿故無復歸

山之興但臨風回首而已

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颭趙曰謂須微祿故無復歸

山之興但臨風回首而已

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道歸鳳翔乾元
初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此門
有悲往事

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煩

朱曰公昔有賊中間道歸行在。趙曰言其逃賊欲之行在是為歸

順在金光門道出故曰昔歸順也。言當歸順時正值胡在西郊尔。

至今猶破膽應有未招

魂朱曰言履艱危膽破魂飛也宋玉有招魂文

近得歸京邑

朱曰得移官豈

至尊

朱曰豈一作遠言移外官非天子意也。趙曰言得返長安為拾遺而遷移華州本非至尊之意特以自貶伊戚耳。

蓋公以論房增有才不

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

趙曰使千

門萬戶之語也。疑望於宮禁滂惶不忍去也。師曰甫陷祿山軍中竄歸鳳翔謁肅宗故云歸順後論房增事移華州司功非出天子之意蓋諷邪毀傷之也。漢武帝宮中為千門萬戶之遊。駐馬望千門蓋戀君不忍去也。

寓目

趙曰左傳楚子玉之語曰得臣與寓目焉。

一縣蒲萄熟

沈曰永徽圖經曰蒲萄生隴西五原埽煌山山谷今處處有之。

秋山苜蓿

多

朱曰西域人好飲蒲萄酒馬食苜蓿二師伐宛將種歸中國。沈曰神農本草云苜蓿味苦平無毒主安中利人可久食陶隱

居云長安中有苜蓿園其人甚重南人不食以其無味故也。

關雲常帶雨塞水不成河

羌女輕烽燧

朱曰輕一作搖。趙曰烽燧一物二名然火曰烽。李炬曰燧。

胡兒制駱駝

朱曰制一作製

自傷遲暮恨喪亂飽經過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

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趙曰讀書之際聞已收薊北得妻子有長聚之慶所以漫卷之而喜欲至於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

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余曰田園在東京

空囊

翠栢苦猶食

修可曰楚辭云山中人兮採杜若飲泉石兮晨飯松栢又列仙傳云仙人屋位食松栢之實

霞朝可食

田曰楚辭云食六氣而飲沆瀣漱正陽而食朝霞注陵陽子明經云春食朝霞者日始出赤氣也秋食淪漢

者曰沒後赤黃氣也冬食沆瀣者北方人半氣也夏食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華陽真妃曰日者霞之實霞者日之精君唯聞服日之法未聞食霞之法也○蘇曰陶弘景食霞吞氣吾不知也豈邊清泉翠栢亦可濟飢吾豈能著脚踏是非場中○趙曰楚辭云漱正陽而餐朝霞注陽陵子明經云春食朝霞日始出赤氣也○師曰用欲食霞食栢高適于世

吾道屬艱難不爨并晨凍

朱曰推蘇不爨清談而已○趙曰以不爨故不及井而并晨凍

無衣床夜寒

洪曰詩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囊空恐羞澁留得一

錢看

蘇曰晉所予山野自放嗜酒日持一皂囊游會稽客問囊中何物但一錢看囊庶免其羞澁○趙曰趙壹之文籍錄

滿腹不如一囊錢也○師曰甫嘗云語言少味無阿堵少味者正羞澁之謂也

遣懷

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

蘇曰古出塞云寒城菊自花曠野木脫尺子美全用深有包畜

木脫尺言无歲寒之志交情薄也菊自花不似澆培乃君子以道自營也

天風隨斷柳客淚墮清

笳水淨樓陰直山昏塞日斜夜來歸鳥盡啼殺後棲

鴉

趙曰以其无技可棲故啼之多尔

遣意二首

轉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一逕野花落孤村春水生

洪曰見登白馬潭注

衰年催釀黍細雨更移橙

朱曰橙香橙也柑屬○若君舒曰右按世說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春秋緯曰凡黍為酒陽據陰乃能動故以麥釀黍為酒

漸喜交游絕

幽居不用名

洪曰陶淵明歸去來方謂息交以絕游○程曰息交絕游不好聲名故耳

簷影微微落

宋曰微微落言月斜故簷影落水而斜

津流脉脉斜野船明細

火宿鴈聚圓沙

洪曰圓一作寒

雲掩初弦月

趙曰庚肩吾七夕詩初弦值早秋

香傳小樹花

趙曰梁王訓詠舞詩衣香千里傳

鄰人有美酒稚子夜能

餘朱曰夜一作也。蘇曰馬舉好飲夜間鄰家有酒使童兒去餘鄰家以雙餅贈之舉欣焉曰非老好飲喜稚子能餘。師曰稚子甫之宗文

獨立

空外一鷺鳥河間雙白鷗師曰皆得其勢也飄飄搏擊便鄭

搏徒官切容易往來遊趙曰搏擊謂鷺鳥也往來遊言白鷗也白鷗往來不知鷺鳥之將搏擊此可為寒心矣

草露亦多濕蛛絲仍未收師曰詩云豈不夙夜謂行多露露犯之則濡蛛絲易染惹人甫

官拾遺宜若鷺鳥獨立遇事則誅擊茲回時抗疏論房瑄反為天小人沾惹以朋黨至於汗逐故有草露多濕蛛絲未收之句

機近人事獨立萬端憂蘇曰蘇均獨立西樓使仰身世憂患萬端思之一洒使人心折骨驚

趙曰或謂露下眾草則將殺草蛛絲未收則將羅物皆

遠遊

賤子何人記師曰賤子甫自稱何人記猶言君不錄用之也迷方著處家朱曰言所至即安

杜十三

十一

前曰迷方則漫行而不知所定上也竹風連野色江沫擁

春沙種藥扶衰病吟詩解嘆嗟朱曰詩言之不似聞胡足故嗟嘆之

騎走失喜問京華朱曰失喜言出於不自覺

徐步

整履步青蕪朱曰履一作履荒庭日欲曛朱曰曛向午也芹泥隨燕

嘴蘇曰梁王覺為佞人棄權故人慰問指庭下泥笑謂客曰非以當隨燕紫汗君子離梁蓋譏執政非特達賢者大抵晉唐人人率

多以燕雀指人王覺能說工部善用補綴之工尤妙耳花藥上蜂鬚朱曰藥一作粉把酒從

衣濕吟詩信杖扶敢論才見忌朱曰賈誼以才見忌實有醉如

愚朱曰潛德於酒也

愁坐新添

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十月山寒重孤城水氣昏

葭萌氏種迥左檐犬戎屯終日憂奔走歸期未敢論
鮑曰唐志葭萌屬利州又詳左檐疑當作武檐見成都記

雲山

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神交作賦客
宋曰神交作賦客謂宋王也山

壽阮籍為神交喻不涉形跡似神交而已。趙曰京洛言長安與洛陽也。賦客指班張也。長安與班固所謂西都張平子所謂西京洛陽則班固所謂東都張平子所謂東京望長安洛陽之音書而不來故神交於賦客而已。非謂宋王也。力盡望鄉

臺朱曰成都記望鄉臺隋蜀王秀所築。鄭曰益州記昇雲亭夾路有二臺一曰望鄉臺。衰疾江邊卧

親朋日暮迴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

倚杖朱曰益亭縣志。趙曰鮑照有倚杖雞豚之句故公詩以為題。

看花雖郭外倚杖即溪邊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船

狎鷗鷺白浪朱曰狎一作野白浪一作浪子。子者狎鷗鷺言忘杖故物亦不懼。趙曰言可作之鷗遊泳乎白

去年歸鴈喜青天朱曰鴈一作鳥。物色兼生意凄凉憶

屏跡二首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

村鼓時時急漁舟箇箇輕杖藜從白首趙曰莊子原憲杖藜而應門。

心迹喜雙清蘇曰阮瑀白首杖藜來往亦鄉里中風流事謝靈運齊中讀書詩曰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矧乃

歸山川心迹雙寂寞。梅曰心迹雙清無塵俗氣也。

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野色舍朱曰一作影

漾江流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

不梳頭趙曰暗使秋山康云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也。

歸來

客裏有所過一作適歸來知路難趙曰此篇叙其義門

開野鼠走散秩壁魚乾問謝玄暉詩陵澗尋我屋散秩

傳壁魚入道經函中因蠹食神仙字則身有五色人得而吞之可致神仙唐張揚之少子惑其說乃多書神仙字碎翦置瓶中取壁

魚投之與其必食而不能得遂致心疾餘見酉陽雜俎原化記載何諷事。趙曰壁魚白魚也在文書中尔雅所謂蟬白馬是已

○沈曰郭璞注衣書洗杓開新醞一作斟低頭拭小盤

○中虫今人謂之壁魚憑誰給麴蘖趙曰書若作醱醴尔惟麴蘖細酌

老江干詩開君一壺酒細酌對春風江上值一作置水如海勢聊短述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

與春來花鳥莫深愁趙曰耽佳句而語驚入言其平昔如此

於驚人也故寄語新添水檻供垂釣故著浮槎替入舟

焉得思如陶謝手朱曰見陶謝不枝梧注

撥悶彥輔曰一云贈嚴二別駕

聞道雲安麴米春蘇曰退之詩且可勤買拋青春因史補酒

富平之石東春劍南之燒春子美聞道雲安麴米春裴綽傳亦

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名酒多以春。趙曰東坡詩麴米春香並

舍聞蓋繞傾一盞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下峽銷

愁定幾巡長年三老朱曰舟師名見上注遙怜汝趙曰長年三老川

師曰俗謂之揆梳開頭捷有神朱曰開頭一作鳴鏡皆行

翁蓋把梳者已辦青錢防雇直趙曰川人不一色見錢為

曰揆梳開頭之捷疾錢當令美味入吾脣朱曰脣一作身

散愁二首

久客宜旋旆蘇曰郭規久客塞上且旋歸旆故興王未息

戈蜀星陰見少趙曰星以陰而見少江雨夜聞多百萬傳深入寰

區望匪他司徒下燕趙收取舊山河趙曰望光弼之保也弼為檢校司空

○開道并州鎮尚書訓士齊朱曰并州太原也幾時通

薊北朱曰范陽盧龍等也皆安史巢穴當日報關西朱曰長安以西皆謂之關西戀闕

丹心破蘇曰辛毗值此喪亂兵戈未定丹心復將破矣露衣皓首啼老魂招不

得歸路恐長迷

愁魯曰強戲為吳幹

江草日日喚愁生蘇曰樊林呼喚濃愁酒又古樂府青河畔草巫朱曰一峽冷冷非

世情趙曰水自泛泛不向世情人自愁寂而感其泛泛之聲也盤渦路鷺浴底心性趙曰郭璞

賦盤渦谷轉獨樹花發自分明十年戎馬暗萬國朱曰自安史亂後天下草草不安者十餘年異域賓客老孤城朱曰公本北人而寓南國故云異域渭水

共十三

秦山得見否人今罷病虎縱橫朱曰渭水秦山皆關中風物也時方罷樊賊寇充斥而未可歸故云得見否○師曰王孫不歸來也塘春草碧草喚愁生言起歸心也巫峽之水冷冷不斷世情踈絕非水長流之比也

盤渦乃碾碓之水鷺浴自得子美心性亦鷗鷺安閑之比也獨樹花發自分明喻子美不徇乎流俗也渭水秦山乃子美故鄉

旅夜書懷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定功曰王仲宣詩獨夜不能寐星垂平野闊

月湧大江流朱曰王仲宣詩大江流日夜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

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朱曰地一作外

歸

東帶還騎馬東西却渡舡林中才有地峽外絕無天

朱曰夔州居山水間在峽中故號為稍平然狹隘多石○補曰若盧全詩低頭雖有地仰面若無人虛白高人靜

朱曰莊子謂虛室生白注謂室虛則純白生矣謂天能虛心以避世則純白滿於內也故詩主意高人靜也喧卑俗

不率洙曰喧卑巽雜兒以俗累之牽人者如此他鄉悅遲暮
不敢廢詩篇趙曰鮑明遠舞鶴賦歸人衰之喧卑

客舊館 新添

隨人事初秋別此亭重來梨葉赤依舊竹林青
何時卷寒砧昨夜聲無由出江漢秋渚月冥冥

開江通神女館洙曰見神女地

漸惜容顏老洙曰傷時無由弟妹

兵戈與人事迴首一悲哀

即事洙曰一云天畔

群山孤草亭江中風浪雨冥冥洙曰楚辭雷填一

濁涇弟姪

物洙曰一二云

三輔洙曰三輔京兆扶風馮翊也公曾為

風憶在潼關詩興多洙曰事見詩年譜蘇曰王納曰吾

巫峽忽如瞻華岳鄭曰華蜀

江猶似見黃河補曰巫峽蜀江則所謂峽中覽物華岳黃河

柳公今客中見巫峽蜀江遂想像有舟中得病移衾枕趙曰言具

感劫曰忽如瞻華岳猶似見黃河得病在雲安舟中而移衾枕於客居屋舍之下

洞口經春長薜蘿朱曰謝靈運詩想見山阿人薜蘿

在眼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回首一高譌朱曰雖號形勝之地而風

士不類中原公曾有南楚詩云南楚青春異暄寒早早分言幾時離此風土惡之地而去可以回首望之寫曾懷而浩歌也

鄭南伏毒寺趙曰舊本伏毒寺難解師氏瞻本作毒手無義一本作毒寺却似有義蓋寺名伏毒而在江心故以

到江心為瀟灑到江心石影街珠閣泉聲帶玉琴趙曰瀟灑也

言泉聲如玉琴之聲也去故風杉曾曙倚雲嶠憶春

鄉賦無工琴方何親舊所引大非萬里蒼茫水一作外龍蛇只自深

似鄭南江心之可到

懷灞上游

悵望東陵道朱曰曹何傳召平故秦東陵侯種瓜長安城東世謂東陵瓜阮籍詩云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

平生灞上游朱曰灞水也春濃停野騎夜宿敞雲樓離別

人誰在趙曰所與同遊灞上之人今既離別後誰在乎經過老自休眼前今古

意江漢一歸舟朱曰古詩天際識歸舟

江上

江上日多雨蕭蕭荆楚秋高風下木葉朱曰洞庭波永

夜攬貂裘朱曰蘇季子不得用而貂裘弊動業頻看鏡朱曰惜其功名未遂而身老也修

可曰左傳石碣曰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古人所以惜老人之衰

行藏獨倚樓趙曰所以念深矣時危思

報主衰謝不能休云詩有句含蓄者老杜此二句是也

江漢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余曰古今詩話云揚人年不喜杜詩謂之村夫子有鄉人以杜

詩強壯大年不服因曰公試為我續江漢思歸客一句片雲天共

遠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古來存老

馬不必取長途朱曰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而問焉其師曰故公家畜也子方以東帛贖之窮士歸心

趙曰韓子曰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而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焉公之意自此於老馬雖不能取長途而猶可以知道解惑也

垂白朱曰一云白首清秋宋玉悲趙曰見宋玉九辯云悲哉秋之

也為氣江喧長少睡樓迥獨移時多難身何補鄭曰難乃曰切

無家病不辭趙曰公携妻孥入蜀而今句云無家豈專以故鄉為家者乎甘從十日醉

朱曰中山有酒飲者一醉千日方石飲之千日乃醒師曰張茂先博物志云昔人有姓劉名玄石者從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之

千日酒而忘語數日尚醉家人不知以未許七哀詩朱曰曹子建王仲宣

為死斂葬之酒家忽悟告之發塚乃醒未許七哀詩建王仲宣

張子孟陽皆有七作師曰曹子建等七哀詩云七哀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然而哀耳目見聞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子建為漢末征役別離婦人哀歎故賦此詩仲宣則哀漢室之亂孟陽則前京人事之遷變後哀王室之漸亂故其題皆曰七哀也

秋峽

江濤萬古峽肺氣久衰翁不寐防巴虎全生狎楚童

趙曰言為客於外年老而不敢待雖童稚亦狎孰免其猜忌為害乃所以全生也衣裳垂素髮朱曰秋興賦素髮岷岷

門巷落丹楓朱曰謝靈運詩曉霜楓葉丹常怪商山老兼

存翊贊功朱曰四皓也見羽翼思商老注

獨坐二首

竟日雨冥冥雙崖洗更青水花寒落岸山鳥暮過庭

煖老須燕玉朱曰唐寧王有煖玉鞍又有煖玉盆以為飲器不暖而自熱趙曰燕玉婦人也古詩云燕趙

多生人美者顏如玉待燕玉而煖昭王渡江有充饑憶楚萍宋曰家語楚

則孟子所謂七十非人不煖也一物大如斗而赤取之以間孔子曰此何物也可剖而食之吾

昔過陳間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

如胡笳在樓上哀怨不堪聽宋曰晉劉疇避亂為賈胡欲

聲以動其歸忠群害疇援笳而吹之作出塞之

胡笳啼哭而去

白狗斜臨北田曰水經注梯歸白狗峽蜀江中流兩面如削黃

牛更在東一里盛弘之荊州記曰黃牛山有重嶺疊起其最大

高崖間有石色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其狀分明此崖加之江

端迂回行經信宿猶尚望見行者歌曰朝發黃牛峽宿黃牛一朝

一暮黃牛如故今黃牛峽山下有朝日洛川王土人云黃牛神也

東坡有碑載歐陽文忠公事云予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為館閣校

勘時同年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余同舟沂江入廟中拜謁

堂下予班元珍下元珍固辭予不可方拜時神像為起鞠躬堂上

且使人邀予上耳語久之元珍私念神亦如世俗待館閣乃爾異

禮耶既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予固莫識也不數日元珍除峽

州通判已而予亦喪夷陵令日與元珍處不復記前夢矣一日與

元珍沂峽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夢中所見予為縣令固班元珍

下而門外竊石為馬致一目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有石馬繫祠

門之句蓋私識其事也張無盡天竟讚曰壯哉黃牛有大神力輦

聚呂石百千萬億劍戟牙齒鏖礮江則壅激波濤險不可測威脅舟人駭怖失色封性醜酒千畫廟食峽雲常照

夜江日會兼風曬藥安垂老應門試小童夢符曰右校

見原蓋原蓋華冠莊子子貢往亦知行不逮苦恨耳多聾

覽鏡呈栢中丞

渭水流關內宋曰渭水入于河故浮渭而東還終南在日

邊宋曰詩曰終南何有王荦曰終南周之名山西都賦表以大華

大華終南之山則渭水終南者長安也日邊言帝都

瞻銷豺虎窟宋曰南都賦淚入

犬羊天起晚堪從事趙曰凡仕有官者必早行遲更覺

仙趙曰仙者身輕步疾老而鏡中衰謝色萬一故人憐趙

傷其衰者而求趙曰

憐於栢中丞也

杜詩十三

杜詩

東屯北俺鄭曰俺於驗反

盜賊浮生困誅求異俗貧空村唯見鳥落日未朱曰

不逢人朱曰登樓賦白日忽其西匿鳥相鳴而卒翼原野聞其無人征夫行而未息步壑風吹

面看松露滴身遠山回白首戰地有黃塵

有歎魯曰傳蜀官軍自圍並還

壯心久零落趙曰魏武帝樂府曰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白首寄人間蘇曰梁鴻曰白

首猶寄人間萍迹可厭天下兵常鬪江東客未還趙曰公有所嘆也窮猿

號雨雪朱曰晉書云窮猿奔林老馬望關山朱曰管子曰老馬之智可用也武德

開元際蒼生豈重攀朱曰武德高祖年號開元明皇年號趙曰追念祖宗之盛時也

悶

瘡癘浮三蜀風雲暗百蠻趙曰此夔州詩而言三蜀百蠻蓋夔在三蜀之下百蠻之北廣

也言之卷簾唯白水隱几亦青山鄭曰隱去聲後捷長難見

朱曰淮南子置猿蓋中非不巧捷南都賦猿穴騰希而競捷鷗輕故不還朱曰南越志勃海中有鷗隨潮

下無錢從滯客有鏡巧催顏

獨坐

悲愁回白首倚杖背孤城江歛洲渚出朱曰謝惠連詩蕭條洲渚際謝

靈運詩歛曲洲渚言天虛風物清滄溟服裘謝朱曰服一作恨朱紱負平

生朱曰易朱紱方來趙曰公已賜緋矣負平生言无所用於時也仰羨黃昏鳥投林羽翻

輕師曰黃昏鳥猶所歸子美以久客他鄉曾歸鳥之不如乎

暮歸

霜黃碧梧白鶴棲城上擊柝復烏啼趙曰白帝城也易云重門擊柝矣客子入門

啼則樂府有烏夜啼之曲也修可曰琴曲有烏夜啼吳兢古樂府解題云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造也

月皎皎朱曰詩月出皎皎何漢蘇曰萬周亂後還松江入門長吁愁觀中庭皎皎月色幾无生意彷徨徹曙

誰家搗練風淒淒朱曰詩風兩淒淒南度桂水關舟楫恨死

北歸秦川多鼓鞞朱曰秦一作洛趙曰時吐蕃才也師曰言京師尚屯兵以

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防守也

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鄭曰能音排

異俗可吁怪斯人難並居家家養烏鬼鄭曰養去聲

沈存中華談峽中入謂鸚鵡為烏鬼以繩繫其頸使人捕魚此說非也楚人信巫以為烏鬼耳田曰元稹詩曰病賽烏稱鬼巫占

瓦代龜注南人染病競賽烏鬼楚巫列肆悉賣瓦上此在元稹長慶小集所謂注則稹有注也蘇曰夔州圖經稱峽中人謂鸚鵡

為烏鬼蜀人臨水居者皆養鸚鵡繫其頸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至今如此或言居人相率十百為曹設牲酒於田間眾操兵

杖群噪而祭烏巫鬼言烏巫戰死者多與人為厲歲以此穰之○余曰冷齋夜話云川峽路民多供事烏巫鬼以臨江故頓頓食黃

魚耳俗人不解便作養畜字讀遂使沈存中自差以烏鬼為鸚鵡也○師曰按沈存中筆談峽中人謂鸚鵡為烏鬼以繩繫其頸使

之捕魚此說非也楚人信巫以為烏為鬼耳元稹詩曰病賽稱鬼巫占瓦代龜注南人染病競賽烏鬼楚巫列肆悉賣瓦上夢符之說

是養當讀為供養之養頓頓食黃魚鮑曰按爾雅注鱸大魚似鱸而短

二三丈江東呼為黃魚故公詩云脂膏兼飼犬長大不容身豈有如此大魚可以鸚鵡為捕者則知烏鬼乃烏巫鬼耳

識難為態新知已暗踈朱曰楚辭樂莫樂兮新相知治生且耕鑿

只有不關渠朱曰峽俗養烏頭鬼祭之似人趙曰交態之態也難與之態則其人之薄矣楚辭曰樂莫樂於新

相知而至於已暗踈則其人之薄又可

西歷青羗坂鄭曰水經注江水遙南留白帝城於菟侵客

恨鄭曰菟同都反虎名朱曰一作穀於宣四年初若教娶於邲生鬪伯也若教卒從其母畜於邲浮於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

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取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鬪穀於菟其女妻伯也實為令

尹子穀音女蘇曰張黔送友人秬救餽糍秬救今糖餅尾卜傳神

蜀人呼為秬救○鄭曰秬其呂切救尼呂切膏環也

語

誅曰巫俗擊瓦觀其文理分折以定吉凶謂之瓦卜。夢符曰右按元微之詩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注南人染病競賽烏

鬼楚巫列肆悉賣瓦卜

畚田費火聲

誅曰一作耕火耕水耨史記食貨傳載。田曰楚俗燒榛種田曰畚

先以刀芟治林木白斫畚其刀以木為柄刃向曲謂之畚刀劉禹錫畚田行何處好畚田子美夔府詠懷又云燒畚渡地偏

是

非何處定高枕笑浮生

誅曰公頃歲自秦步隴從同谷縣出游蜀留帶巫山。趙曰言風俗處處

不同孰是孰非焉有定乎但付之一睡而已

遣憂

新添

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
紛紛乘白馬壤壤看黃巾隋氏留宮室焚燒何太頻

遣悶呈路十九曹長

新添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鶯並坐交愁
濕白鷺群飛大劇乾晚節漸於詩律細誰家數去酒

杯寬唯君醉愛清狂客百遍相過意未闌

長吟

新添

江渚翻鷗戲官橋帶柳陰江飛競渡日草見踏青心
已撥形骸累真為爛熳深賦詩歌句穩不免自長吟

誅曰詳此詩當為在草堂時作

樓上

新添

天地空搔首頻抽白玉簪皇輿三極北身事五湖南
戀闕勞肝肺論材愧杞柁亂離難自救終是老湘潭

疾病

古詩二首

律詩二首

病後過王倚飲贈歌

麟角鳳嘴世莫識韓曰麟鳳治世之祥亂世誰識此煎膠

續絃竒自見蒼翁詩曰右按東方朔十洲記仙家煮鳳喙麟角合煎作膠名之續絃膠一名連金泥此物能連屬弓

尚看王生抱此懷在於折繫它處乃斷續處不復斷也

甫也何由羨且遇王生慰疇昔素知賤子甘貧賤酷

見凍餒不足恥蘇曰語在陳絕糧。蘇曰王子淵曰吾守道處者亦無高見隨而疏之真可笑也今改正寫與李方叔多病沉年苦無健王生怪我

顏色惡蒼云伏枕艱難遍瘡癘三秋孰可忍寒熱百

日相交戰頭白眼暗坐有脰鄭曰丁尼反皮厚也肉黃皮皺命如

綫鄭曰與線同惟生哀我未平復為我力致美肴膳遣人

向市賒香粳喚婦出房親自饌長安冬菹酸且綠金

城土酥靜如練蘇曰土酥即今之薑蕞也其種蘭皋金城尤佳魏夫人帖云膾土酥如練秦人呼為地酥

兼求富豪蘇曰一作畜且割鮮蘇曰西都賦割鮮野食。趙曰金城秦地

誰似令我手脚輕欲遊老馬為駒揔不虛蘇曰詩角弓老馬反為駒

密沽斗酒諧終宴師曰言禮意無盡也故人情味晚

時得意况深眷但使殘年飽喫飯只願無事長相見

醉為馬墜諸公携酒相看

甫也諸侯老賓客蘇曰卜子夏見魯大夫曰商也諸侯門下老賓客尔思以恢弘仲尼之道賢大夫宜

如罷酒酣歌拓金戟鄭曰拓音託梅曰拓持也騎馬忽憶少年時

師曰甫傷年老時輩所忽故云當時得意况深眷蓋譏時輩雖見眷遇于君不必他日至若甫之困躓也既傷交態刻薄未章遂美王生事與長相見也

能解麵毒兼求富豪蘇曰一作畜且割鮮蘇曰西都賦割鮮野食。趙曰金城秦地

也有駝金城自能為酥其名土酥老杜身在秦州而食長安之冬菹金城之土酥且求畜豕而割鮮焉非肴饌之美而何。魯曰畜豕一作畜密沽斗酒諧終宴師曰言禮意無盡也故人情味晚

誰似令我手脚輕欲遊老馬為駒揔不虛蘇曰詩角弓老馬反為駒

時得意况深眷但使殘年飽喫飯只願無事長相見

蘇曰許褚騎馬過新豐淚下不止客問其故褚曰憶少年時拔矢躍馬醉戲于此回首五十年事不覺淚下○趙曰阮籍詩憶昔少年時
散蹄迸落瞿塘石禹稱曰瞿塘峽名時白帝城門水

雲外低身直下八千尺粉堞電轉紫遊韉朱曰粉堞城堞也東得平岡出天壁亞士涂之故曰粉堞韉馬韉以此紫絲為之故曰紫韉○禹稱曰電轉言其疾也

江村野堂爭入眼垂鞭鞞鞞凌紫陌鄭與天齊高也向來皓首驚萬人自倚紅顏能騎射鞞鞞謂附勒其馬也

追風足朱曰決臆縱意也追風言馬足疾可以追風也○趙曰追風太宗十驥之名朱汗驂驪猶噴玉趙曰朱汗即汗血也崔液上元夜遊詩驂驪始散東城曲

不虞一蹶終損傷朱曰不虞非出於虞度人生快意多所辱職當憂戚伏衾枕况乃遲暮加煩促趙曰

詩用枕衾為錦衾亂兮而摘用之熟矣張茂先云煩促每有餘

朋知來問腆我顏朱曰腆厚也杖藜強起依僮僕語盡還成開口笑提推別掃清谿曲

酒肉如山又一時趙曰微左傳有酒如酒初筵哀絲動豪竹

共指西日不相貸琪曰共指西日不相貸言欲暮須痛飲不相假借喧呼且覆杯中渌何必走馬來為問君不見嵇康養生被殺戮朱曰嵇康注養生論後以事坐誅

耳聾耳生年鷓冠子黃曰表叔真隱傳曰鷓冠子者楚人隱居深山

中衣敝履穿以鷓為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

書言道家事馬護嘗師之後顯於趙鷓冠子懼其薦已遂與之絕鷓者勇雉也

數世鹿皮翁朱曰見眼復幾時暗耳從前月龍聾猿鳴秋淚雙雀噪師曰鷓冠子隱人也常居深山耳聾謂雉

晚愁空黃落驚山樹呼兒問朔風師曰鷓冠子隱人也常居深山耳聾謂雉

也其謂無已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為冠以表武士是詩所謂鶡冠非武士所冠蓋名同而實異耳

老病

老病巫山裏秋蟲留楚客中藥殘他日裏花發去年叢

夜足露沙雨春多逆水風台分雙賜筆亦管注○趙曰

漢官儀尚書今漢丞郎月給赤管大筆猶作一飄蓬亦管注○趙曰

懷古

古詩十三首 律詩五首

述古二首彦輔曰此詩傷賢者不得志也

赤驥頓長纓洙曰列子周穆王右驂赤驥左白城非無萬里姿趙曰王保聖

意復高飛竹花不結纒貫念子忍朝饑鄭曰朝陟遙切○此

南嶽徘徊孤竹根於心不肯厭奮翹凌紫氣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群○蒼舒曰右按劉公幹曾都賦曰竹填山陔根弥坂城蒙雪

含霜不踰其色翠實離離鳳鸞以食○趙曰莊子鸛離非練實不食郭象注云練實竹實也古時君臣合

可以物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洙曰大臣以道

則奉身以退退一作用○師曰昔良驥困於鹽車遇伯樂悲鳴若有所訴鳳非竹實不食驥有万里之姿御非其人則必困頓於長

纓鳳有應期之瑞竹花不實則必困於飢餓譬君子不逢賢聖之君不食其祿古來君臣遇合可以物理知之是以賢人進以禮退

以義知分命之所在不苟於貪冒寵榮豈非驥鳳甘於困頓飢餓之比乎

市人日中集洙曰易日中為市於利競錐刀洙曰以文通云置膏

烈火上洙曰左濟如致脂膏於烈火之上轉增熾熾今王會諸侯亦然○趙曰市人之爭利如膏火之自前爾莊子曰膏以

煎哀哀自煎洙曰莊子膏農人望歲稔相率除

蓬蒿蘇曰王法母家每春暮蓬蒿生居人相率手除雜之所務穀為本邪贏無乃

勞洙曰莊子衣赭封人曰昔子為禾耕而凶莽之則其實亦凶

勞莽而報子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子子來生變齊味

其新而執獲之其禾繫以滋子終年厭饗○趙曰張衡西京賦云
商賈裨販何必昏於作勞邪○應優而足持注邪為也欺為之事自
餘言豐饒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昔高陽氏有才子
足詩也

八人天下之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堯
不能舉而舜舉之天下如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故也
秦時

任商執法如牛毛

少因變秦法之宗室貴戚多怨望者後

滅商君之家也○蘇曰秦法如牛毛而公尺革去○趙曰東坡先
生云子美詩自許稷契人未必許也然此詩言舜舉十六相與秦
任法之事句法自是稷契輩人口中語也○師曰錐刀利之微細
也易曰日中為市古者敦本而抑末市人競錐刀之利喧喧不息
如置膏火上自取煎熬玄宗之特利孔百出聚斂之臣削民膏血
是知以利為政未有不亂者也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則務農重穀
國家之本是以舉十六相唯急親賢賢人用則民安其業民安其
業身尊而道高終享無為之治彼始皇任商執法壞井田之制頭
會箕斂民不堪命雖法令之密如牛毛然安能禁人之不為亂乎
是以陳勝一起天下應之如影響晉書宗中典故用意欲敦本輕徭
薄賦此天下
可得而治也

漢光得天下

武曰光

祚永固有開

開曰禮有

豈惟高

祖聖功自蕭曹來經綸中興業何代無良才吾慕寇

鄧勳

洙曰寇

濟時信良哉耿賈亦宗臣

趙曰班固之傳

臣是謂相國今公

羽翼其徘徊休運終四百

洙曰漢祚終

宗獻帝贊曰終我

圖畫在雲臺

日崔融君不見耿賈輩扶

顛起仆漢道中興圖形雲臺昭耀萬世○師曰禮云國之特與有
開必先漢自高祖開基至元始年間衰弱王莽篡國光武中興使國
祚再永實自高祖有開其先也雖然豈特高祖之聖亦本乎得蕭
何曹參輔贊之功光武中興之日寇恂鄧禹耿弇賈復之徒左右
羽翼與光武徜徉天下收復土宇及功成名遂光武不任以吏事
俾之各奉朝請蓋得馭功臣之術是以漢運終四百餘多二十八
將之功赫赫畫像雲臺殆非韓彭趙醜殺戮之比也肅宗中興長
亦光武之倫奈何諸將邀功養寇以自封其與寇鄧耿賈輩遠矣
甫意傷肅宗無駕御英
豪之策而作是詩也

遣興五首

執龍二冬卧

洙曰易龍蛇

老鶴萬里心

洙曰舞鶴賦結

昔

時賢後人未遇猶視今朱曰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 稽康不得死朱

一云且不死江淹恨賦 孔明有知音魯曰徐庶薦孔明 又如龐底

松用舍在所尋朱曰古詩鬱鬱大哉霜雪幹歲久為枯林

朱曰傷有材而不見用師曰龍鍾蟄於冬至春則賴以沛霖雨喻孔明得徐庶之薦終則見用鶴心在萬里柰已老何喻嵇康日暮途窮左右無一言之援是以終死獄中夫昔嵇康孔明皆賢士也一則得君一則失勢豈非不幸耶

昔者龐德公朱曰者 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

節獨苦朱曰後漢逸民傳龐德公者南郡襄陽人也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 豈無濟時策

朱曰一終竟畏羅罟 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

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為得取朱曰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

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龍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

杜詩

孫子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裴 歎自而去後遂携其妻子登鹿山採藥不反秦曰襄陽記云鹿門山舊名蕪嶺山建武中襄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神祠道口俗因謂之鹿門廟遂以朝名山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蘇曰墨子未 觀其著詩集

頗亦恨枯槁趙曰因陶潛而有所悟故於此詩非直詆陶也陶集 中固有恨枯槁之語矣如楚調之夏日長袍飢

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蘇曰竟盟吾雖有三子賢

何其掛懷抱立之曰山公書淵明文有與

復實雖有五男兒蘇曰 亦已為哉又責子曰白髮被兩鬢

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山物觀淵明之詩想見其人 惜懷慈祥

謂癡兒前不得說也黃曰子美困於三蜀蓋不知者詬疾以

以解朝耳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亦以為譏淵明

賀公雅吳語宋曰賀知章○蘇曰陸機雅能吳語吳兒聞之

射火彈其暴局曰何乃濤注云吳人口冷為濤虛觸反劉既出人問見

公主云何劉曰未見也異唯聞作吳語尔○孝祥曰語林曰真長

云丞相何奇止能**在位常清狂**宋曰武五子傳清狂不惠月

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上疏乞骸骨黃冠歸故**

徐布心不惠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癡**鄉**蒼亨曰右按禮記郊特牲曰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蘇

曰賈亮疏乞骸骨漢又不允三上不答乃棄官隱中條**爽**

氣不可致宋曰王徽之字子猷相公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又

此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荅直高視以示板拄頰云

西山朝來致**斯人今則云**魯曰顏淵**山陰一茅宇江海日**

有爽氣耳**淒涼**晚節曰知章事明皇為秘書監自號四明任客及秘書外監

以宅為千秋觀表求同官胡數**吾憐孟浩然短褐即長夜**陸士衡送子長夜臺王仙宣長

夜何冥冥○趙曰南史范曄在獄中為士**賦詩何必多往往**

頃為放生也有詔賜鏡湖一曲

凌鮑謝魯曰鮑昭謝眺○蘇曰江物詞氣凌鮑謝筆跡踵二王

如此也應璩百一詩云用**清江空舊魚**趙曰浩然嘗有詩曰

頭鱗今言清江之內**春雨餘甘蔗每望東南雲**蘇曰梁

空有舊魚而人不見**令人幾悲吒**鄭曰陟駕切正依吒○修

弟景每見東南白雲**憶昔二首**可曰郭璞游仙詩臨川哀

年邁無心獨悲吒○趙曰浩然襄陽人襄陽在

秦州之東南公思而不見故望雲而起悲吒耳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宋曰後漢靈帝末

侯王非王先乘萬騎上北芒○趙曰先皇言肅宗也**陰山驕子**

肅宗即位靈武而朔方在靈州之隣則車駕所巡矣**汗血馬**

宋曰史胡者天之驕子大宛有汗血駒侯應之北邊塞

德二載廣平王淑為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以朔方安**長驅東**

西回紇南蠻大食兵討安慶緒時回紇兵最有功也

胡胡走藏趙曰東胡指言安慶緒也時廣平**鄴城反覆不**

王之兵戰于滏水而慶緒敗走

足怪 趙曰慶緒河北明年乾元元年蔡希德等復會安慶緒賊復振以相州為成安府鄴城即相州也此所謂鄴城反覆

指言慶緒明矣舊注摸稜云胡走藏者祿山也鄴中反覆者思明未服也然不知當回紇助順之時祿山已為慶緒所殺而已非祿

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上為忙 蘇曰梁到曰壞

小兒也今用權勢者乃匹夫耳○趙曰東坡先生詩話有曰關中

小兒亂紀綱謂李輔國也張后不樂上為忙謂肅宗張皇后也舊

注至謂關中小兒為越王係欲奪嫡言上為忙者以代宗畏后皆

非也自有東坡成說正其謬按張后能牢寵干豫政事後與李輔

國謀逆上皇之憂欲危 **至今今上猶撥亂勞心焦思補**

太子皆張后之惡也 **四方** 鄭曰思息吏切○洙曰今上代宗也自為太子授天下

兵馬元帥及即位內平張后越王之難外經營河朔 **我**

昔近侍叨奉引 洙曰往在詩云我昔近侍時代宗享郊廟也

二史皆不載故 **出立整肅不可當** 洙曰出兵一云兵也○趙

謂奉引事二史皆不載故不知所任何官是何等語也○田曰引

唐六典補闕拾遺武后置二人以掌供奉諷諫子美至德二年肅

宗授左拾遺明年收京邑從還 **為留猛士守未央** 蘇曰謂郭

長安蓋拾遺掌供奉邑從也

柄入宿 **致使歧雍防西羗** 鄭曰雍

於用反 **犬戎直來坐御床**

百官跣足隨天王 洙曰吐蕃陷長安天子奔陝○趙曰守未

有天下功醜為詆譖肅宗不納其語 **願見北地傅介子** 洙曰

然猶留守京師明年吐蕃入寇陷長安 **老儒不用尚書郎** 洙

子北地人也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 **小邑猶藏萬家**

木蘭行云欲與木蘭賞不用尚書郎○師曰甫嘗為工部尚書所

中犬戎之難甫欲得將如傅介子以討平之而甫文士年已衰老

想不為朝廷用所謂

儒寇多誤身者此也

憶昔開元全盛日 修可曰鮑明遠蕪城

賦曰當昔全盛之時 **小邑猶藏萬家**

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洙曰開元間承

平日以四郊無

虞子人蒲野桑麻如織雞犬之音相聞○蘇曰 **九州道路無**

段晞倉廩豐盈民亦富矣田公私通客宜舉大事

豺虎 洙曰時開遠門外西行巨地里萬餘路不拾遺行者不裹糧

登清九州牧 **遠行不勞吉日出** 洙曰言道路無阻隔所至皆

道路無豺虎

遠行不勞吉日出

通達不必擇日而後出也按

遠行不勞吉日出

通達不必擇日而後出也按

遠行不勞吉日出

通達不必擇日而後出也按

遠行不勞吉日出

通達不必擇日而後出也按

通達不必擇日而後出也按

齊統魯縞車班班洙曰齊統魯縞世稱奇者

桓帝初京師童謠曰車班班入河間者言上將崩乘輿班班入河

間迎靈帝○夢符曰右按前漢志齊織作水統綺繡純麗之物○

師古曰水謂布帛之細其色鮮紫如水也男耕女桑不相失

○梅曰揚子男子畝婦人桑宮中聖人奏雲門洙曰周禮大

舞雲門以祀天神天下朋友皆膠漆洙曰後漢陳重雷義為友語曰

標絕交論道協交膠漆○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

何律洙曰揚雄解朝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豈聞

一緡直萬錢蘇曰河平元年緡每端直八千至開有田種穀

今流血洛陽宮殿燒焚盡洙曰安史之亂民困於役而不

宗廟新除狐兔穴洙曰張孟陽七哀詩園寢化為墟周墉

傷心不忍問耆舊蘇曰劉瓛重過

復恐初從亂離說小臣魯鈍無所

能洙曰劉公幹小臣信朝廷記識蒙祿秩周宣中興望

我皇灑血江漢長衰疾洙曰長一作身宣王承厲王之亂復

年問未災變謂祿山未反叔孫通為高祖制禮蕭何定律令當是

時禮樂律令修明開元之治幾於三代及罷九齡相李林甫生事

遠夷中國消耗祿山一叛舉前日禮樂法律圯壞而弃之玄宗於

是時雖欲奏雲門於宮中豈可得哉林甫固忠祿山之徒平昔相

遊從一日反目操戈相逐雖欲如向者膠漆之堅豈可得哉太宗

時米斗三錢布帛稱是玄宗承富實之餘業物價極賤兵凶以來

一緡直萬錢前日種穀之地今鞠而為戰場東都宮殿及煨燼宗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字堂

遺唐陳子昂也少讀書於金華山○程曰子昂梓州射洪人射洪在州東南六十里子昂未達時在金華山讀

見甫之忠勤詩人无能及之蓋謂是也

彦輔

書有書堂尚存甫遊金華
因得子昂書堂遂有此作

涪右眾山內鄭曰涪扶鳩切涪水出微外南入漢金華紫崔嵬洙曰爾雅石戴土謂之崔嵬

其峻崑崙曲鬱崔嵬鬼陸士衡西山何其峻崑崙曲鬱崔嵬上有蔚藍天鄭曰蔚紆勿切師曰金華神仙有三十六洞天八十一

名金華山有觀故云云蔚藍則茂蔚之藍今詩人言水曰接藍則天之青亦可言蔚藍近世韓子蒼君出沐州即事詩云恍然不悟身何處水色山光尺蔚藍垂光抱瓊臺洙曰孫綽遊天台賦瓊臺中天而顧居○趙曰

擊舟接絕壁杖策窮繁回洙曰陸士衡杖策將尋志○趙曰謝靈運詩晨策尋絕壁四

顧俯層巔修可曰謝靈運築臺基層巔淡然川谷開雲嶺日色死霜

鴻有餘哀焚香玉女跪霧裏仙人來洙曰曹植遠遊詩曰靈敷龜戴万丈神嶽儼

嗟哉仙人翔其隅隅玉女戲其間陳公讀書堂石柱及青苔悲風為我起

激冽傷雄材洙曰古詩浩歌正激冽唐書陳子昂梓州射鴻人苦節讀書尤善屬文初為感遇詩三十首王適見

而驚曰此子必為天下文宗後詰闕上書自稱梓州射鴻縣草莽愚臣則天召見奇其對拜麟臺正字文詞宏麗其為當時所重新

言子昂有所論著當時以為法及載武后嘗問調元氣以何道而子昂勸后興明堂太學而史臣譏其以王者之事勉女主故卒為

訕侮而不用也○師曰子昂遭時無明聖之君故其才不得展甫傷之故云云雖傷子昂亦自傷也

陳拾遺故宅

拾遺平昔居大屋尚脩椽蘇曰郊鑿脩椽大屋貯青眉粉質悠揚荒山

日慘淡故園煙位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洙曰按子昂勸后與明堂

太學子及條上利便二事莫非賢聖之先務且載新書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趙曰

初為感遇詩二十首王適見而驚曰必為天下文宗故公此篇言江左之詩至子昂而初亦變蓋本乎離騷二雅也勢仲文云折口匠感

蕭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洙曰揚雄司馬相如皆蜀人蘇曰郭沔曰男兒焉能以

生一死足矣若輩不見晁錯紀信名如日月懸空誰可掩蔽吾要明身後名非苟富貴之徒也陳後主壯之○趙曰使荀子貴名起

於日月○師曰拾遺諫官也子昂嘗為拾遺爵位雖卑不足傷痛後世所貴於子昂者以能諫武后為王者之事如與明堂崇太李

皆聖賢之急務况又作感遇詩三十章其才可繼離騷大小二雅雖當時折口匠善為詩者莫與之比肩子昂生於揚雄司馬相如之

後時雖不同其名與日月爭輝固不減於二
子二子亦蜀人故甫言及之子昂平昔與

同遊英俊人多
乘輔佐權 洙曰子昂與陸餘慶王無競房
融崔泰靈靈藏用趙元最厚善

彥昭超玉價
超一作趙 趙曰趙彥昭以權幸進
然必有才智者故以超玉價言之

郭振起通泉
授通泉尉後封代國公餘見後過郭代公故宅 趙曰元
振則自通泉而往先天二年定策誅竇懷貞等皆處相位

到今
素壁滑 洙曰湛方生
曰素壁流光

灑翰銀鉤連
洙曰銀鉤字勢也素靖
書勢曰婉若銀鉤漂若

驚盛事會一時此堂豈千年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
編 洙曰傳言子昂死有文集十卷盡藏用為之序盛行于代 趙
曰子昂有感遇詩曰吾觀龍變化日聖人不利已日金吾非合還

丹筆篇是也 師曰時同遊之士多秉輔佐之權獨子昂官不其
顯至今素壁上尚有諸公墨迹存焉以此堂經久必壞不足以傳
後代然忠義之名不朽者惟感遇詩傳于天下覽者得
以觀子昂之遺德矣字跡如銀鉤屈曲故云灑翰銀鉤連

過郭代公故宅
彥輔曰郭震字元振
以字顯封代國公

豪雋初未遇其跡或脫略
洙曰江淹賦脫略公卿跌宕文吏
師曰自昔豪俊之士多不拘小

節故 **代公尉通泉放意何自若**
洙曰元振尉通泉嘗衣鐵
及掠賣部口以餉遺賓客

及
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竇懷貞等附太平公主潛謀不順玄宗
發羽林兵督宗聞亦登登承天門樓元振率兵侍衛奏上前奉詔誅
懷貞等

夫及是袞冕直氣森林噴薄
洙曰靈運吳都賦噴薄沸騰寂寞
長邁 趙曰先天二年郭元振以

無它也
得擢用後聘吐蕃還上疏言大將論欽陵請去四鎮兵卒分十姓
地為不便 趙曰此專譏太平公主事而舊注又雜之以武后召
見奇之此豈

定策神龍後宮中翕清廓
洙曰按新書明
皇之誅太平公

俄頃辨尊親指揮存顧託
嘗論曰太平擅寵自中宗而
末則禍胎在神龍而下也

群公有慙色
太平公主既誅則君臣之間玄宗得尊位父子
之間玄宗得親傳所以感睿宗付託之意也

逆
洙曰玄宗之舉事也諸宰相皆走伏外省蕭至忠竇懷貞等皆從
逆 趙曰玄宗之平亂也諸宰相皆走伏外省獨元振率李元色帝

王室無削弱迥出名臣上丹青昭臺閣
劉曰玄宗封元
振代國公畫四像

凌煙故云云我行得遺跡洙曰跡一作址○晏曰遺迹故宅也池館皆疏鑿壯

公臨事斷顧步涕橫落高詠寶劍篇定功曰元振寶劍歌云君不見昆比吾

鐵冶飛炎煙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凡幾年鑄作寶劍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嗟咨歎奇絕瑠璃玉匣吐蓮花錯錯鏤金

環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用逢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草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何言中路

遭棄捐零落飄淪古獄邊雖復埋沉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趙曰玉劍篇乃郭代公之奇作所愛於武后宜公服膺而高詠之也

神交付冥漠修可曰文選潘安仁作夏侯湛誄曰心照神交唯我与子南史劉訐字彥度阮孝緒博學

隱居不交當世詩一造之即願以神交列子曰夢有六候正噩思覺喜懼此六夢者神所交也沈休文和宣城詩神交被夢寐路遠

存囑思

詠懷古跡三首同作五首二首見陵廟門

支離東北風塵際洙曰莊子人間世支離疏注云形骸支離不全貌○蘇曰徐懿老年病躄支離漂泊

万里又值西北風塵○趙云言祿山亂時在賊也公之在賊或往河陽或趨行在或居秦或居同谷是為東北風塵漂泊

西南天地間洙曰漂泊言無定止○趙曰言其入蜀往來東西川且在變也三峽樓臺淹

日月洙曰三峽謂瞿唐巫山黃牛也○趙曰夔之游則月峽下游則巴峽巫峽此三峽也五溪衣服

共雲山洙曰五溪亦夷所居馬援所征之地衣服言異制也共雲山言与之雜居○薛曰右校後漢威將軍劉尚擊武陵

凌五溪蠻夷注酈元注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雄溪瀟湘沅澧

能滿作朗漁作武在今辰州界羯胡事主終無賴洙曰祿山負恩也無賴言無所倚賴詞客

哀時且未還洙曰公自言傷時也庾信平生最蕭瑟洙曰祿山負恩也暮年詩賦動

江關洙曰周書庾信字子山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其辭畧云壯士不還寒風蕭瑟

搖落深知宋玉悲洙曰宋玉一作爲主九辨云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又曰竊獨悲此

風流儒雅亦吾師蘇曰江總曰宋玉不惟文章巨擘風流儒雅自可爲後生師範○趙曰言風流

以樂廣王衍爲首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悵望千秋一灑淚洙曰謝靈運詩灑淚眺連崗蕭

條異代不同時洙曰漢文帝見相如上江山故宅空文藻

洙曰哀江南賦誅茅茨五之宅○趙曰今公尚在變所賦詩乃言歸州宅耳

雲雨荒臺是夢思洙曰為玉曾賦陽臺事也○趙曰宋玉所言朝雲行雨詔興以言夢中事公詩言荒臺之雲雨豈是夢思乎詳並見上注

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洙曰疑神女事也○趙曰此言楚之所謂高唐觀朝

雲廟者無有矣後人亦疑其當時之有無亦未可知也

群山万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洙曰歸州有昭君村下有香溪俗傳

因昭君而草木皆香故曰香溪

一去紫臺連朔漠洙曰江淹恨賦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

關山無極搖風忽起白日西匿隴馬少飛代山雲冥色望君子兮可

期終無絕於異域○蘇曰王昭君臨行掩淚曰使妾別紫臺極房

和親朔漢大將獨留青塚向黃昏洙曰昭君墓也○薛曰右

軍寧無愧取乎洙曰昭君墓也○薛曰右二里漢掖庭待詔王嬙字昭君南郡秭歸人舊注云邑人嬰昭君

不回立臺以祭焉今有昭君村又琴操昭君伏毒而死單于奉葬

之胡中多白草而此冢獨青○杜曰引單于既死子連立昭君謂

達曰將為漢將為胡曰為胡於是昭君服毒而死單于奉葬之

胡中多白草而此冢獨青洙曰胡中多白草而此冢獨青謂

代詞人為作歌詩以弔之

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

月夜魂薛曰漢元帝宮人頗多嘗令畫工圖之有欲呼者披圖

求工遂毀其狀後匈奴求美女帝以昭君充行既召見千歲琵琶

帝悅之而名字已去遂不復留帝怒殺畫工毛延壽

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洙曰昭君初適匈奴在路愁

恨至今傳之謂之昭君怨○薛曰右按釋名推手向前曰琵琶却手

向後曰琵琶因以為名漢遣烏孫公主主念其行道使知音者馬上奏

琵琶以慰之歸州有昭君村○趙曰若魯亦

詩一曲琵琶馬上彈恨聲飛入單于國是已

公安縣懷古魯曰吳大帝推蜀先主為左將軍荆州

故名其城曰公安

野曠只蒙營洙曰吳將口蒙營於公安○鄭曰十二州志

深劉備城洙曰劉備曾寒天催日短蘇曰郡平客居多事

短風浪與雲平蘇曰水雲風浪卷地疑與雲平灑落君臣

契趙曰言先主飛騰戰伐名維舟倚前浦長嘯一含情

洙曰阮籍見孫登長嘯而返

過宋負外之問舊莊

宋八舊池館雲落守

洙曰一作首

陽阿

洙曰阿山阿

枉道祇從入

吟詩許更過

趙曰凡枉道而遊者猶任其入况能詩者而不許其過乎則公自負可知矣

淹留問

老目老寂莫向山河

趙曰淹留駐迹之義欲問耆老負外平日之事所以為之淹留負外亡矣其莊空存

對此山河徒寂寞耳

更識將軍樹悲風日暮多

洙曰馮異每所止舍獨居樹下軍中

呼為大樹將軍漢光武以此多之師曰陽阿乃山之南時李負外與弟執金吾居此南枉道過之金吾已死故有寂寞向山河悲風

日暮多之句將軍樹美金吾也

石笋行

彦輔曰成都記石笋及林亭池石之地雨過必有小珠或青黃如粟者亦有細孔可以貫

然○田曰杜光庭石笋記云成都子城西曰只義門金容坊有通衢幾百五十步有石二株挺然聳峭高丈餘

圍八九尺者舊傳云其名有六曰石笋曰蜀如關曰沈犀石曰魚鳧仙檀曰西海之眼曰五丁石門皆非也圖

杜詩十一

卅八

經云石笋街乃先秦寺之遺址殿宇樓臺咸以金玉飾之為一代之勝後遭兵火而廢或遇夏秋霖雨里人

猶拾珠玉異物前蜀丞相諸葛亮公而掘之俯觀方驗測隱其家有篆字曰蚕叢氏啓國誓蜀之碑以二石柱橫

埋連接鐵其中歷代故不可毀復鑄四字曰蜀歌燭燭時人莫能曉察惟孔明默悟斯旨今左右壅之後蜀主

李雄召丞相范賢詰其所自再掘而詳之賢謹曰然厥字四其理各有所主亥子歲濁字可記主其水災寅卯

年歌字可記主其飢饉巳午年濁字可記主其火災甲酉年燭字可記主稼穡充益民物富贍悉以年事推之

應驗符響又云蜀之城壘方隅不正以景測之石笋於南北為定无所偏邪今按石笋在衙西門外僅百五十

步二株双蹲一南一北北笋長一丈六尺圍極於九尺五寸南笋長一丈三尺圍極於一丈二尺南笋蓋公孫

述時折故長不逮北笋○趙曰此篇作於上元元年是年李輔國日離間二宮擅權之迹甚彰故因賦石笋而指

譏李輔國○師曰甫意謂此石必是古者知相墓立則表識後世妄加緣飾以為海眼以蔽蒙愚俗蓋譏祿山國

忠以微賤小臣蒙蔽玄宗致天宝末年之禍然誣辭謬語君子當致察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笋雉各高蹲

鄭曰蹲徂尊反○洙曰成都記

石笋城西門百餘步亦呼為石笋隅落相隅西南數步不對各折為五六段相續以立人云五丁擔亦曰蜀王妃墓表益州城郭皆不直此蓋正東西也公孫述時此石折治中從事任文古來相公歎曰噫西方智士死吾其當之歲中果卒陷一作街

傳是海眼 一作老 **苔蘚食盡波濤痕** 田曰成都記距石笋二三尺每夏月大雨往往陷作土穴泓水湛然以竹測之深不可及以繩繫石而投其下愈投而愈無窮凡三五日忽然不見嘉祐春牛車碾地忽陷亦測而不能達父老云見此多矣此亦其異者故有海眼之說云○趙曰按唐劉崇遠作金華子書載海眼一事云北海郡國發得五銖錢取之不盡得一石記云此是海眼華陽風俗記曰蜀人曰我州之西有石笋焉天地之推以鎮海眼動則洪濤大濫云

雨多往往得瑟瑟 雅瑟瑟碧珠也杜陽雜編有瑟瑟幕其色

表今仍存 絕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為妃無幾物故乃發卒之武都擔土葬於成都郭中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施表其墓華陽國志曰王哀思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為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立石俗今

此事恍惚難明論恐是昔時卿相墓立石為

無與為比 經明靈薄

蘇曰趙充國近見大 兵士失變埋

坐者

傾危受厚恩 誅曰時林甫國忠傾覆王

嗟爾石笋擅虛名

後坐未識猶駿奔 誅曰詩駿

安得壯士擲天外 誅曰梁

使人不疑見本根 誅曰華

錄云蜀人曰我川之西有石笋焉天植之以鎮海眼動則江濤大

亭揭峭高然若削圭芒天或神矣今小大相因疊至八九節束以

鐵鼓出於人力又何神乎遂命抽去鐵鼓同事變怪則寂然而神

怪不作○趙曰此八句王以專指李輔國一山臣而連結張妃肅

宗信任之呼為阿父故公詩言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

尊者石笋以唯石而蒙蔽於人或指為海眼或指為表墓說終不

明正如輔國之蔽肅宗而人信好之也坐着傾危受厚恩言輔國

之寵幸也舊注却云是時李林甫揚國忠用事而公譏之大非是

蓋公乾元元年十二月一日離同谷來蜀作此詩時李與楊已死

石犀行 魯曰成都記石犀在李太白朝內

矣又二公為相豈得云小臣哉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

秦曰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

水為蜀守水作石犀五頭以壓水精穿石犀溪於江南命曰犀牛里後轉為耕牛二頭一在府市橋門今所謂石牛門一在淵中又自前堰上分穿羊摩江灌口西於玉女房下自涉郵作三石人立水中與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時青衣出象山下伏行地中會江南安觸山脇瀕崖水遡漂疾破害舟船歷代患水發卒鑿平崖通止水道或曰水鑿崖時水神怒水乃操刀入水中乞神鬪乞今蒙福成都記亦云石犀五今云二犀牛未詳

自古雖有厭聖法

以歲厭勝所

在師古注漢高紀云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埋瓦然乎○杜曰本朝樂史寰宇記載志云在布北乃李冰所立以厭水怪

天生江水向東流

向東流又莫愁歌河中之水向東流蜀

人矜誇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

少城在大城西又周地

圖云張儀築城屢壞不能立勿忽有一龜周旋巫依龜行則築遂得立今有龜化橋成都記云張儀樓在子城南又曰張儀樓高一百尺初築此城雖曰附龜蓋亦順江山之勢正即為耕矣乃作此樓而定南北焉

事或恐為神羞

終藉隄防

出衆力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怪何

得參人謀

詭怪又詭絕詭幻幻怪易人謀鬼謀

嗟爾三犀不經濟使訛只與長川

逝指廟堂無經濟之人夫無經濟之用終亦使訛隨長川而漂逝乾

但見元氣常調和自免洪濤

恣凋瘵

為事也洪濤出晉木華海賦云帝鵠巨害之世天網浮橋為凋為瘵洪濤爛汗

安得壯

士提天網再平水土犀奔茫

為本其精女武發女天地所

紀終始所生水為隼隼平工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絡脉通偏黨失綱則涌溢為敗陳蕃傳志清天網辭典咨禹女平水土○杜曰梁沈

約云安得壯

石鏡

地無幾物故王哀之取武都山士築為冢蓋地數

畝以石鏡
表其明

蜀王將此鏡送死至空山冥冥澹香骨

趙曰謝惠連祭古家文号為冥

君提携近玉顏

洙曰麗美者顏如玉

眾妃無復歎

趙曰言昔日專寵眾妃嗟歎今既死

矣無復歎也

千騎亦虛還

趙曰言送葬之騎

獨有傷心石埋輪月宇

間

洙曰見石笋行注○趙曰借張綱埋輪為蓋也

琴臺

茂陵多病後

洙曰相如後居茂陵常病渴

尚愛卓文君

洙曰文君臨卭卓氏女少寡好

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相如與歸成都

酒肆人間世

洙曰相如既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乃之臨卭

賣車騎沽酒文君當壚自滌器於市

琴臺日暮雲

洙曰成都記琴臺院以司馬相如琴臺得名而非相如舊

臺在浣花溪正路金花寺北相號海安寺梁蕭繹鎮蜀增建樓臺以備游觀元魏伐蜀下營於此掘為塹得大壘二十餘口蓋所以

增立臺并善為六

野花留寶轂

薛曰右按楚詞天招曰厭高輔可牙宜笑焉○趙

曰以譬寶

蔓草見羅裙

蘇曰江惣妻一日見庭草小詩曰雨過草芊芊連雲鎖南陌門前君試看

似妾羅裙色○趙曰言草之綠色如見其裙也

歸鳳求皇意 寥寥不復聞

洙曰何遜

聽琴畢謂客曰吾恐伯牙絕弦之後此意寥寥世不復聞今日何期再洗吾耳也○杜曰徐陵王臺新詠載相如琴臺歌云司馬相

如游臨卭富人卓王孫女新寡竊於壁間窺之相如鼓琴歌挑之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皇又曰皇兮皇兮從我柢得託

字尾求為如則歸鳳求皇意乃見此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之十三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十六